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四十九

宋 劉克莊 撰

行狀

有宋龍圖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傅公行狀

曾祖裕之故朝議大夫贈太子太保

妣盧陵郡夫人錢氏

祖察故朝散郎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制

累贈太師謚忠肅

妣齊國夫人趙氏

考自得故朝奉大夫直秘閣累贈太傅

妣秦國夫人李氏

公諱伯成字景初其先自大名徙鄆高伯祖獻簡公再徙孟之濟源至忠肅公死節宣和中原離隔傅氏流寓泉之晉江家焉公幼凝重不妄戲笑方秦丞相擅國太傅與客擁爐語及時事公忽指爐灰曰是非嘗炎炎者

耶客皆驚異年十二秦國疾革𤏲臂祈哀居喪摧毁齊
國拊而教之公發憤自厲與兄樞密同卧起看書至夜
半未休齊國常扣窓語之曰宿火於其所有煨芋或餅
餌在馬太傅守莆參政龔公茂良年尚少太傅命諸子
從游既而龔公仕於泉每訪公兄弟蕭寺視其寢處憮
然曰人不堪其憂及觀其文則又欣然曰咄咄逼人矣
尤為鄉先生寺丞黄公某所稱隆興初元與樞密聯名
擢第調福州連江尉試中教官教授明州以年未壯不

欲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材魁多士登
朝著名館閣者相望也秩滿入都梁丞相語公曰君盍
為祭酒屬適其以鄉燕聞史太師欲薦君此可以進擬
矣公遜謝乞教授南外宗學首以語孟中庸大學次以
他經子史立為次序俾士誦習其尤秀者别創大雅齋
居之以薦者改宣教郎知福州閩清縣丁太傅憂服闋
改連江縣東湖聚九溪之水溉田餘二千頃歲久堤壊
公即下流南港伐石為新堤三百尺迄今蒙其利罷海

錯之饋禁官買之價以身為準寓公宗姓莫敢異者連
帥監司相繼上公治行有旨赴堂審尋令待院轄闕於
是名在公上者十餘人留丞相將越次出命公固辭踰
年始主管官告院建言遠方陳乞磨勘為吏邀留中間
歲月棄不可用被受少緩或妨奏薦請以馬遞法計訃
書於告背俾為被受月日士大夫便之至今除司農寺
簿兩拜疏請光宗過重華宮除將作監丞韓侂胄擠趙
丞相去國吕祖儉以上書貶黨論漸起公諫寧宗曰陛

下踐祚之初忠讜者未褒狂妄者或譴小大之臣震惕恐懼臣願兼聽遠覽毋使下竊直諫之名上有罪言之謗又奏淳熙之末並任兩相引用人材各有向背至於今日彼此相攻不極不已夫天下之勢猶操舟平則行偏則側前日之勢有所偏今日之勢有所激激而已甚臣恐前日之舟偏於左今日之舟復偏於右也前對日有折簡諭公行進用矣冀於奏篇少婉其辭公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迨上前疏以親嫌改太府寺丞出知漳

州治以律已愛民為本推朱文公遺意而遵行之始創惠民局以革機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為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郡人磨崖甘棠道旁以紀其惠二費一出於所却例卷知撫州未至除湖北提舉常平茶鹽事舊以義倉錢佐用度公曰此豈使者公帑耶一無所取梁興者故隸岳侯軍官至横行遙刺死無子鄂州以户絶法沒入之公為立後以其貲分給諸女軍中感悦辰守慕容繪以韓侂冑姻援貪恣不法公將按治有洩其事

者改成都路提點刑獄公事華容饑旣易節猶發廩委寓士董君道隆亟往贍賑民免流徙憲地寓於嘉定地接蠻夷虛恨部族在峨眉縣羊山大江之南並江省地尚多土丁耕種時遭剽掠而控扼之寨乃在江北不能援一日土丁追殺蠻之犯境者七人制司逮捕甚急公遺書曰是為蠻報讐也制司就以諉公乃相要害創寨柵三所以護江南耕者蠻不復為患雅州不以時支軍士糧幾為變公攝漕事發本司錢檄鄰郡倅支散且戮

為首人然後劾其守臣因考見郡計匱乏之因為請於
朝馬召對言國家中興僅有天下之半而養兵數十萬
民力弊矣山東西將相所出之地皆非我有人才不如
昔矣謂宜勤而撫之養而用之以備緩急而牧養之吏
聚斂干進貪黷營私者有以傷陛下之民力議論之臣
好惡不公是非不明者有以壞陛下之人才臣願選擇
良吏以培固根本擢用端人以保全士類又言蜀自行
錢引貫收頭錢三十絡興初增至三十八今增至六十

四矣莫若㓕損其數或謂所贏二百萬緡軍之費出焉非可遽減臣嘗會一界兌引二千三百餘萬實收頭錢一百五十三萬銷折不計者又六七萬今若減半再歲一兌總所歲折纔三十四萬若總計之臣能節浮費歲認若干朝廷給度牒以補若干則當兌之年引價不至甚低矣上嘉納除工部郎時權臣將開邊語尚祕密公輪對首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外而望之舟若堅好歲月既久罅漏寖多茍安朝夕猶懼覆敗

乃欲徼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行都大火延及相府同舍郎相率唁相君有以為偶然者公正色曰天意如此官師相與規警之時也乃以為偶然耶貪相色動詔求直言公陳三事一曰失民心火災之餘商賈已困官市民物乃不與直前尹曰姑俟有餘後尹曰非我所市版曹所當給者亦復展轉歲月非禦人於國門而奪其貨乎二曰隳軍政方今諸將非由才進例以賄取臣在蜀道則聞閫外之軍以掊克而幾變道建康則

聞御前屯駐之兵以掊克而多死何以責士卒用命乎
三曰啟邊釁分命重臣大發錢粟人情洶洶臣固知朝
廷無輕舉之議然恐邀功者有包藏之心持才者起迎
合之意陛下與大臣不察而聽之則天下岌乎殆矣於
是應詔者鮮從臣亦未有請對者公極言朝廷無骨鯁
之老班列習婾婀之俗一時從臣感愧其言除右司郎
官初公受李文簡公燾之薦與其仲子參政壁游素厚
李方直舍人院公謂李邊事至重外傳將出元樞宣威

江淮有諸李曰有之公曰用兵之法當審彼已內治不立何暇外圖若預此謀非獨一身一家利害舍人宜深思所以為家國計者李感悟既而元樞不果行兵議亦暫止一日貪相為僧緘訟牒求擬判公堂白其不可蘇師旦方承密旨公屢却其私情貴近皆不悅除司農卿湖廣總領始至密院洛日具先上旨以曹徐盜發邊境騷動令預為備襄郢戎帥往往遣忠義人出境奪戰馬殺吏民公為廟堂言探報未必皆然為天下者惟信與

義大義茍未能伸莫若守信待時今兵財俱困而妄動以疑敵其實憂之有刑餘董逵者聚黨跳河為敵襲逐公抗言國家旣未能滅敵不宜輕敗盟約盜由我境彼則有詞乞戒將帥無生事繼與江陵帥侍郎劉公甲䏮名論之不報復為長書反覆諫止而鄧友龍以摇動國是劾公罷矣後籍權臣家公書尚存權臣題異議二字於其首起家除浙東提點刑獄公事越多富賈賄交權要公犯法前帥嘗發一鹽商之姦遷除邊郡公旣攝帥

不為動遂竟其獄時調兵戍邊所至剽奪餘姚令至閩
户不敢出公行部適至捕黠其猖亂者餘扺驛劵遣之
自此往來帖然又鑞手投募幕府誤涅其手背其徒譁
譟公呼官吏詰責叱吏下曰黠汝以謝譁者少止猶以
誤涅為言公笑謂曰當改為方勝取勝之義皆欣然列
拜於庭朝廷方憂海道命公與制閫協力備禦公條上
便宜數事除直龍圖閣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先是團
聚民兵以教海舟無巨細皆拘集户然一燈以戒夜公

曰此徒煩擾何益散民兵還保伍縱海舟之不及丈尺者罷然燈民情大悅諜告敵抽鄧州兵至賔州與高麗相犄角堂帖令遣間探公言鄧州在襄陽賔州與黄龍府相去遼絶必敵揚此虚聲欲使襄陽弛備高麗隔巨海萬里之外虚實難知但當謹固封守或言權臣有異圖公曰彼首興兵端兵敗方謀身不暇安有此同官有請繕壁壘寓公有乞統民兵當要害者公一鎮之以靖後果如所料嘉定改元召對一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

於和小使雖返邀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矣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為今之策雖以和為主宜日日為戰守之備二論權臣之初畏人議已意所欲為天下雖知其非而舉朝莫不以為是及其久也是非顛倒而不自知竟以此敗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以前事為師以至公為心則是非明而利害審矣三論本朝治效之盛度絕前古非獨帝道之隆亦有內助焉惟是彤史既

縻罕有紀述乞命儒學之臣於本傳之外博采文書所載先後懿美以為后範上皆首肯除大府卿充殿試詳定官尋除權戶部侍郎貪相貶曲江詔沒其貲有司併錄其行槖公聞之曰已甚矣請給還之版曹比較之法率用新錢填舊欠歲額既紊殿最非實又經總制錢額有重輕催有難易建越鄞常負殿台秀常居最乞實諸郡實發之額紐計分數增虧而行賞罰焉朝廷從之四川總領所乞以金銀收回九十界錢引六百萬仍令起

赴封樁庫公言蜀自兵興財竭宜樁留以備緩急經筵
進故事引夏侯勝燕見宣帝乞用儒臣出入禁中應對
顧問初公自鄞名鄞人或來見曰諫坡之命將出矣公
曰昔聞之梁丞相臺諫若與廟堂異議則天下事無一
可為若某居言路事求其是固不敢立異倘欲如近世
言官穿鼻之為者某有去爾冀其以此語達廟堂而其
人不可違也除左諫議大夫公謂諫官以拾遺補過為
職今彈擿細碎官失其守莫此為甚首論吏化期年前

弊皆在此猶大病方瘳所以致病者不能盡去他證或生莫之能療矣又言禁中賜予間或過差儉於身而侈於人與不儉一也願愛惜內帑以佐邊用史丞相彌遠初拜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俛尚書思方帥閫以為不當用乞帖麻御史劾俛公罷之公因對及其事上曰俛思過當者再公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勿以思為戒高似孫嘗獻侂胄九詩皆有錫字公論其有無君之心丁常任以嘗

諫用兵牽復公言常任始結曽覿後附蘇師旦前日之
議非真知兵之不可用受教於師旦爾李參政𥄉居撫
州公言侂胄之誅壁與有力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
負舋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公之未為諫官也嘗言彌
遠謀誅韓侂胄事不遂其家先破韓誅而史代之勢也
諸公要相恊和共濟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
之福又勸錢丞相象祖安危大事當以死爭小小差殊
何必乖異及拜大坡朝士有善公者來曰宜先揺左揆

之容公荅以不敢章公良能為中司以二相不咸有所左右公不樂其如此益堅壁或致右揆之意云旦夕除執政矣公嘆曰吾豈傾人以為利且可以官職餌者哉遂力論朋黨之獘曰此以此為善類孰肯甘於奸黨彼以彼為君子孰肯安於小人令在朝之士與四方宣力之臣其進用固非一轍臣願陛下公聽並觀不以其人所薦為賢其人所引為不肖畧所從於既往責實效於方來可也又乞催修后範黄侍郎度出知福州上疏留

之閹人吳回坐與佗胄分盜壽慈宫寶物貶貴產入安邊所俄有旨給還其孫俊卿公爭曰漢斥石顯實并妻子徙歸故鄉俊卿罪人子孫不宜侍禁中貲產宜勿復給疏入改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邊民之流徙者軍伍之逃亡者賑恤區晝各得其所錢楮中半之令既行復令以三七分支遣公曰他費猶可如兵何乞以一色見鏹給諸軍又請綱運全觧會子至今行之蔡聘君元定謫道州歸葬建陽雪其冤於朝

詔贈以初品官陞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活饑民瘞藏野殍不可勝數制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圌山石碑公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居焦圌之中不若以兩寨之兵迭戍焉制司不能奪圌山寨兵素與海盜為地公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鞫之無一逸去者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提刑劉公爚護客至郡密語公曰待制趙公希懌薦公於東宫矣公曩在連江趙公為郡户掾雅敬公既别不相聞者數十年至是莫知所以相薦

者因慨然曰吾平生出處有本末今老矣越明年當致仕其何以薦爲哉請祠至再三進煥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嘉定四年也八年召赴行在再辭不獲行至莆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龍萬壽宮十年告老不獲提舉鴻慶宮十二年復請老進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令上御極陞直學士致仕予祠錫帶公因辭免力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曰陛下思大舜事親之心常若於不及推帝堯睦族

之仁益求其未盡天下將靡然從之豈待加惠一二耆耋之臣而後知勸哉疏累上最後獨拜進職之命詔進一官允所請寶慶改元御筆傅其楊簡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召赴行在令所在州軍以禮優遣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祐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慼然語所親曰慶元初呂祖儉之謫吾為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吾而不言誰當言者遂封上曰陛下比詔內外

大小之臣有所見聞極陳毋隱且命之曰言或過直毋悼後患臣欲條世務少禆萬一而耄及智昏莫知所言忽聞小臣有以上疏削籍投荒者詔墨方新遽反初意孰不驚駭夫論事而加之竄逐求言而繼以威怒傳播天下豈能人人知所言事但以謂應詔上封之故轉相告語箝口結舌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内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又㢘恥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

以弭禍亂奈何今日其人言事未幾而斥之明日其人言事未幾而又斥之甚則如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以至戚里諸貴皆為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内職今上疏者么麽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為言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垂之史册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効其瞽言不報累辭新

命至二年六月除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辭公年雖高飲食起居皆無異獨耳聽差重爾每稱人之善不啻如已出語及姦人誤國小人害君子詞色俱厲不少假借聞朝廷行一善事則喜悅寢食有味或不如意則憂憤默坐竟日達旦卒以此致疾屬纊索紙筆自草遺表始述遭遇末陳時事畧曰在廷鮮骨鯁之士持論之重厚之人雷霆多震驚之威雨露少沾濡之澤慭慭惻怛之意未孚於中外安靖和平之福未集於家

邦遂使既退者雖佚而多憂苟容者貪榮而競騖為此不已究將若何伏願陛下深思王業之至艱不以天位而為樂獨觀萬化博謀羣臣上言者明辨其是非獻計者先審其趨向退訑旌直進善斥姦淑慝彰而人知勸懲上下孚而事無壅蔽必羣心之聳動隨上意以作興内治既修外虞可弭臣形神久瘁藥石罔功將即夜臺猶慕尸諫草畢亟命繕寫時荅詔下盥櫛更衣將力疾抵拜因發免櫝遺表既衣朝服覺瞑眩不支就寢猶

口授别親僣書稿遂不起八月十二日也年八十四詔依前龍圖閣學士光禄大夫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傅氏自猷簡以論諫顯忠肅以節義著太傅以高才稱公襲忠孝之嫡傳備家庭之全美而又受學於朱文公嘗以君親為重利禄為輕策名三十年始登朝列當貴在前未嘗少貶以求合為都司總餉以沮邊議去為諫議又以忤貴近去自嘉定辛未至寶慶丙戌杜門却掃者十有五年晚被聘召正張禹孔光顧惜子孫不敢斥言

王氏之日也公方歴疏時宰獘政極論綱常倫紀毅然以不訾之軀犯不測之禍欲以救遷客炎荒之厄非獨不為身計亦不為子孫計矣至於遺表詞氣慷慨神明不亂豈非宏毅忠壯鞠躬盡力而死生禍福之變皆不以入其心歟公有至性言及先大夫輒流涕太傅贈官台司公捧告墓下號慟幾絶歳時薦享如臨其上筋力既衰拜跪猶自力奏薦先從子後諸孫族有零丁孤苦者皆收字而經紀之常謂世俗多厚妻黨若父族知親

睦者尚一二至母族則不復顧矣故公於趙李二家恩
義彌篤平生廉儉歷官五紀始營數椽於祖居之右自
為上梁文曰田里交騅尺地倍買鄰之貴子孫可守一
椽皆賦禄之餘人以為實録小圃植竹千箇雜以花卉
扁曰竹隱池可泛舟堂可讀書幅巾筇杖與鄰曲親舊
徜徉其間晏如也公博極羣書為文師外大父雲龕李
公温潤條鬯晚筆尤健有文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手
記朝家故實前輩事迹曰耄至若干卷藏於家所薦多

知名士朝廷或未拔擢有屢薦而不已者娶某國夫人王氏皆禮部尚書大寶之女子男三人某某官次某某官女二人知潯州王彥廣故通判紹興府連三益其壻也孫男六人某某孫女三人某官某官其壻也某年月日諸孤奉公於南安縣金雞鄉崇順里蘇嶺原門人陳宓已誌其壙某復撫其言行之大者以告太史氏謹狀

後村集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五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馮堪

後村集卷五十

宋 劉克莊 撰

行狀

宋資政殿學士贈銀青光禄大夫真公行狀

曽祖 闕 贈太子太保

妣陳氏贈咸寧郡夫人

祖京贈太子少傅

妣周氏贈始興郡夫人

父嵩贈太子少師

妣吴氏贈縉雲郡夫人

公諱德秀字希元浦城縣遷陽鎮人四歲受書立成誦入小學夜歸嘗寘書枕旁燈膏所薰帳皆墨色羣兒休沐聚戲公并記其書卷兼熟之矣宫師甍吴夫人力貧躬織紝持家公得一意於學弱冠再貢於鄉擢慶元己未乙科調南劒州判官孜孜職業不以高第勝流自居中開禧乙丑博學宏詞科閩帥蕭尚書逵羅致幕下陳

相自強家感暑訟人索僦判公判其牘曰丞相方憂邉
思職顧屑屑及此乎時金華李公誠之莆田陳公宓皆
仕於福唐公與游甚驩踰歲以太學正召嘉定改元遷
博士為禮部點檢試卷官樓公鑰倪公思方典舉獨異
待公樓公盡告以文獻之傳且許其致遠倪公為言立
朝行已本末甚詳公終身佩服焉輪對言為國者當示
人以難犯不可示人以易窺增幣函首敵將闞我又言
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

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利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清修自好為不情流弊之極至於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令既更化當先破尚同之習召試學士院奏篇言古今之變非兵財之足慮而國勢人心之可憂宜防近習用事杜小人復進以維持國勢拯淮民流徙以係屬人心除秘書省正字為御試編排官兼玉牒檢討官遷校書郎輪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蝗蝻之異因條上四說漢初元延光間暴風翼奉以為左

右邪臣史臣以為親讒曲直不分之驗今名雖好忠實則喜佞災異所縁而起也陰氣之精凝而為雹劉向以為陰脇陽孔彦季以為陰乗陽之應今一二詔㫖或從中出致異之原其或在是熒惑南方為禮為視禮虧視失則罰見意者事幾未盡察邪正未盡知乎春秋桓公五年螽漢光和元年蝗說者以為貪虐取民蔡邕以為貪苛所致意者贓吏尚多苞苴未戢乎兼沂王府教授每因誦說迪以正理兼學士院權直遷秘書郎輪對言

近畿州縣水災以類求之内而女謁近習外而兵戈盜賊陰盛陽微之證更化未幾俊賢者艾引去相踵善良之士寢不自安敵欲未張不早撲滅及其既熾乃盡力而謀去之世豈有斃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為之變者惟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挫羣盜方張之鋭又言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昔雖甚無道之世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侂胄用事能顛倒

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佹冑違之則違天矣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佐之天助之遷著作佐郎始公登朝同進有相甚者每譏公以諂時相獲驟遷公恬然無競其人後為時相所厭將除公言職使逐去之公力辭不就劉尚書爚聞而歎伏曰不過遲作從官十年爾兼禮部郎官輪對言星變修德行政者本也禬禳祈請者末也間者內廷屢蕆醮事舉末遺本未足格天又言金人有漸衰之勢三可為中

國憂者二萬一敵遂不競莫或余毒上恬下嬉則憂不在敵而在我設或彼之仇敵邀我夾攻豪傑四起奉我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塁内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議者謂敵國之衰即吾國之利抑不思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釁反為蕭梁之害何耶時余公璘奉使至琢州以燕城被圍約回始知金人有内顧之憂除軍器少監陞擢直學士院輪對言

雷雨損動太廟鴟吻而避朝損膳僅舉故事然猶歷旬浹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以此動人猶且不可況於天乎除起居舍人戚畹進封王爵公適當制廟堂諭意令及去凶之事公不從而以建儲為中宮功故均慶后族且有亶為異渥夐掩前聞之語既告廷復草奏曰漢世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亦云富貴有極人當知止二人之言外族所當鑒也許侍郎奕時兼瑣闥遂援夐掩前聞一語以為詞臣

之筆如此是本朝前此所無也許公竟以此去咸畹以公名重屢對容顧一識面公正色拒之直前奏事言自項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人之常情易媮難勉彼見數人者非能大有矯拂已皆不容故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譊譊以賈禍侍從之臣未聞有以己見求對者集議則閣筆相視不措一詞喑默如此豈國之福又言陛下延納羣臣有禮咨訪罕聞玉音記注所書寂寥無幾臣

顧昕朝賜封時出聖訓又言古者大事謀及庶人而楮幣鹽鈔更張獨决於廟朝又言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絪明主所當法也當時宰臣裴垍尤獎盡言拾遺狐獨郁等因遷致謝垍獨責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休復大慙大臣所當法也又言新楮初行雖有違令估籍之文然當籍者必聞於朝以俟報可毋得專行令州縣奉行過當有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有虧陌四錢而没入百萬之資至於科富室之

錢拘鹽商之舟以產高下配民藏楮皆出於朝廷約束之外臣閩人也所謂家產滿千錢藏券五十閩中之新令也夫產滿千錢田僅百畒安有餘貲可以市券往往鬻田宅以應令凡若此類宜悉蠲罷兼太常少卿直前奏事言敵勢日衰此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始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為心劉向有言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臣謂不然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今歲以來二月飛雪六月積陰地震

水溢妖星隕流而況重以震霆之異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下詔求言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於孟春而求言之詔未頒宜思所以通下情召和氣者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社稷長遠頼此而已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竊慮或者患國勢未强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

刻深有一於茲皆伐國之斧戕蠹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截截之諞言守悶悶之家法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唐制非叛不籍其家今閭巷細民小有詿誤輒没其貲羣情囂囂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而斃强者至欲剸刃守臣以自快宜思所以收人心解天意者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安富䘏貧王者之政而郡縣往往疾視富民多方破壞不盡不止有餘之家窘於科斂摧於告訐皆蒿然有不自存之態賖貸路窮貧民益困頋

沛然下詔戒飭有司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藝祖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之專殺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於民率用中典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仁恕同符祖宗臣所欲將順者三一自今非重辟無輕下大理三寺官宜參用儒者三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戰陣毋得用便宜斬戮軍與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宜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追命居住視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玩令間

或舉行舉刺之官或乖審謹按劾來上未盡至公顧詔
有司博參物論湔滌其可貸者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
又言蜀居上流為東南之首宜預蓄人材以備緩急時
相當國既久言路徧寘私人耆舊盡去都司胡薛之徒
始用事鈔法楮令既行告訐繁興吏民坐新書抵罪者
衆公首上是奏直聲動朝野立螭數月數犯顏造膝天
下想聞其風采故老衰公變桀公中行與庶僚之敢言
者數人稍稍和之時相始不樂都司尤切齒焉籍沒之

產以漸給還士大夫停廢遷徙者亦稍稍牽復公發之也時相患公與左史李公𡨋數論事於是二公俱出疆公為金國賀登位使從臣中有以公親留行者不聽至盱眙留兩月凡兩淮山川險易士卒勇怯守將賢否邊民疾苦皆覽觀諏訪識之於冊慨然有為國經理之志嘗謂苟得自見平地可使為至險曠土可使為良田弱兵可使為精兵惜不及用也金移文止賀使還朝入對言邊事有深可慮者三亟當為者二欲移沿江列屯於

兩淮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繕城池樓櫓大修墾田之政又言塞外相爭戰鬬離合不知其幾而吾俱罔聞知宜飭邊臣捐金募閒時朝論方事茍安謂公張皇乞補外不允直前奏事言女真從汴我憂方深自立之策無出於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而已今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意見小異已成枘鑿議論小激目以譸張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折姦萌立談斷大事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

尊君重朝為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南渡駐蹕何異越棲會稽而秦檜乃以議和粉飾太平士大夫豢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宜罷不急之營繕畧常程之細務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熙寧議地界建炎議防秋或訪舊弼或令侍從臺諫各上利害令敵徙而南宜詔有位皆得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為定論國之

元氣在於人心宜選循吏革虐政以收百姓之心拔用荆淮嘗立功之人以收豪傑之心已募復散之卒擇其健者分配戎行以收忠義之心蠲科調以收邊甿之心推恩信以收中原遺黎之心所謂自立之本也昔李綱建議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為家計孔明守漢中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願於近臣中擇二人於荆淮建立幕府如吳蜀任二臣故事所謂自立之具也又言敵必邀歲帛臣竊以為不可與上曰不當與未幾

對境果來索從臣劉𤍠李玨皆主不與上曰真某之論亦然時相方以爵禄籠天下士至有聲望耆人折節営進反為所薄公慨然謂劉公𤍠曰吾徒須汲汲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郡時相曰禁塗在爾胡為去也公荅曰老親生長田閭但知太守之樂不知從官之榮除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時山東亂離朝廷猶與女真通聘而士大夫多言五福在吴公朝辭論國耻不可忘敵勢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

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金陵旱蝗留守適卧病公乞蠲閣二税大講荒政約常平使者李公道傳公議李公至自池陽合詞乞分所部九郡委三司公自領太平廣德李公宣池蔽譙提刑令憲南康饒信而建康以屬帥會留守殁總餉攝事公力從史之於是建康奉行如列城分畫既定通選一路僚屬籍人户為五等甲乙出米丙自食丁糶而戊濟之朝廷捐米數十萬石守令以使者切於為民躬履阡陌家至户到父老歎息以為

劉樞密荒政之後所未見也公素與李公志同道合謂譙卿可與為善雖南康三郡區畫精力不逮然所及亦不少惟金陵甫講行新留守至竟不發粟而總餉自賑城中戶口馬時廣德旱最甚公再至其郡請以撥到百萬倉米萬石救一郡之民且易糴為濟未報公與守臣魏峴議以便宜發廩委教官林庠賑給而别疏待罪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公至道傍叢塚泣謝曰此皆嘉定辛未餓死者微公我輩相隨入此矣黄池民旅訟鎮

官吏彌忠倚勢不法公令尋醫而去當涂郡吏創大斛廢司農斛力不用公索而毁之新徽守林琰為臺諫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匿賑濟米公兩劾之忠恕罷代以陳廣壽公言宣民遭前守之虐自李道傳承攝方有生意今忠恕甫去廣壽實來所謂逐虎逢狼也廣壽之命遂寢公雖不容於朝猶以忠實懇惻為時相所重雖積忤未至疏斥惟都司數人目為迂儒試以事必敗及至江東益有民譽小人無所售其喙遂有旱傷本輕

監司好名賑贍太優之語時相不能無憾自此申請遂落落矣魏峴始與公共發廩俄為都司所嗾劾罷林庠以撼公公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宮觀庠幹官都司怒無所洩徑從省中奏罷繖守詹阜民以撼李公道傳而李召還矣江東二年凡下車例冊及臺閫戎司之餽以至太夫人誕日諸司所奉壽禮皆不入私槖專儲之以助賑施公雖在外援歐陽修自禁林出漕河北上疏論兵故事附奏言金遼啟釁在政和之四年其滅遼也在

宣和之七年今天下之勢無以異於政宣之時臣嘗論政宣致禍其失有十京黼蠱上心一也貫俅壞軍政二也簡忽天變三也以言為諱論水災者貶謫諫花石者屏斥四也老成鴻碩不以姦黨廢則以邪說斥五也臺省館殿非奴事奄尹即翼附權臣之人六也邊臣掩覆敵至不知七也改鹽鈔法科免夫錢八也閹腐董師九也徇敵國之欲召侮取輕十也陛下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臣恐後之視今

猶令視昔又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惟長筭遂有三誤敵既播越猶使吾宋臣子拜仇敵於祖宗殿廷之下一也歲幣不遣是矣然不正其詞而諉曰漕渠乾涸二也上流制閫榜拒流民來者勦殺西州揔戎戕程彥暉一家於黒谷山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誤於前者不可悔應於後者猶可為願朝廷無再誤而已昔孫氏典午氏皆能以江表自立國家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吳晉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頽

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相顧失色不知所為少定則又恬然矣國家平時尊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時議以西掖召還都司尤忌公者密洩其語以相鉤致公曰某雖不肖決不由匪人以進乃上此奏除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郡以番船為命然商人畏重征苦官吏和買至者絶少公鐫稅額戒官吏毋得買一物雖諸臺委倅屬市物必申州始得奉行是年船至者十有八明年二十有四又

明年三十有六征稅之入猶及紹熙舊額秋苗令民執
概兩造示姓名使自請然惟王公十朋與公能行之海
賊王子清趙郎以十八艘橫行巨浸刼晉江縣圍頭灣
距州僅百餘里公調左翼軍捕逐撥發官王太壽力戰
無援與隊將秦淮等六人死之公為文以祭且請贈典
於朝出宿中和堂討賊彌厲或言沿江諸港澳民兵可
用而同安管下烈嶼其尤也公議選官勸諭寓客實謨
儲公用自請行得民兵四百舟三十二與官軍掎角併

授之簿俟處厚曰官民一體有功並論逐賊至漳浦境內沙淘洋敗之獲大舟四賊首六趙郎者在馬子清逸去誅羣賊於教場設王太壽位令其子剖心以祭磔者三人誅死者二十餘人脅從者破械縱去趙郎自稱直巘猷閣子游孫希郤也斃於獄子清尋為台州杜門廵檢所擒詔以賊平增一秩公委僚屬徧行海濵審視形勢創修沿海諸砦增屯砦者復教水軍嚴定廵邏地分後皆可行左翼軍受守臣節制公所請也時相生日四

方爭獻珍異公大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十二字以餉且將以書曰丞相勤身輔政而中外之心未孚屈已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不能以自竭願因其之言考武侯之為勉其未至則功業日盛福禄日隆不報泉多大家或席貴勢患苦閭里公嚴繩其僕而雅責其主皆媿之而不敢怨始至郡之先達有田訟聞公語自愧焚其契不復爭曾公從龍貽書寓里曰此人視宰執如小兒宜謹避之傳公伯成方退居公每詣之必移日

虛心問政受其規戒傅公亦以世道期之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前政積寬稍矯以嚴尤留意軍政嘗謂邊徼外患盜賊內憂皆不可忽遽條五事可為十一郡長久之利一令屬城各倣豫章於禁軍內團結其强壯者別為營且乞推行之於八路二抽江州水軍行船十之三分屯興國之富池等處抽鄂州水軍十之三屯武昌縣三繕豫章城四總管鈐轄闕於統制中選差州鈐將副則取諸統領以下之知兵者五通廣鹽於

贛南安以弭汀贛鹽子之害屬稾未上以吳夫人憂去官明年蘄黄失守陞武昌縣為壽昌軍其後盜起南安延蔓三道竭國力討之數載始平人乃伏公先見公嘗言所歷諸鎮惟江西惠利未有大及吾民若有遺恨蓋開府僅數月云公性篤孝吳夫人嘗疾病公祈天而愈醮謝之詞有曰願損臣筭以延母齡爐薰之燼未銷囊藥之功已應其除泉守也告詞以蔡忠惠公褒便親為比公至郡刻蔡公上壽儀於石歲時率家人奉觴為壽

如其儀州民有毋年百者為立壽母坊及執喪毀瘠柴立侍妾盡遣去給事左右惟老兵蒼頭飲量僅無筭自此終身飲不過濡口服闋除實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再辭不允次對又不允赴鎮詔賜金帶以廉仁公勤四事勵其僚以周元公胡文定公父子朱張二先生學術源流勉其士長沙自南渡初民自醞酒而稅於官其法簡便至劉公珙討郴寇增新兵始量從官賣稍分醞户之利辛帥棄疾創飛虎一軍博求利源奏改為

榷酤給事中芮公煇持不可而寢至趙帥善恭又榷馬
曹公彦約修復舊法至安樞密丙又榷馬公奏自彦約
行稅法每歲淨息率不下八萬餘緡視昔之榷無大相
過而不和糴不抑配不搜捕薪水之費官吏之給皆十
去其七而一定之息踵門而至何憚不為詔可其奏潭
人懽呼舊例秋苗斛面外有所謂捧撮米者日增月益
前帥定增為一斗既增而捧撮如故每三撮取七升公
併革去之朝廷歲降度牒和糴州配之縣縣配之民率

三四戶受一牒昂其價以市米每斛比市直僅四之三公乞免降度牒不許則遣人貨於都城而自任其折閱所糴纔十一會米貴遽止以他米補其數明年奏請罷糴歲春夏郡民艱食竭公家之力賑贍既而曰此淺惠耳郡有折粳米錢本正苗也後折錢佐郡用闕米則輸本色合正耗五萬餘石公別貯之名惠民倉歲歲出糴倣張公詠成都之法什伍其民以相保受有麗於罪斁券住糴保受同之因寓教養魏公了翁記焉又以撙節

錢易穀於總所得八萬石益以他穀為九萬五千石散於十二縣置社倉百所其斂散息耗之法一依朱文公所立條約且上其事朝廷皆從之著為令又創慈幼倉立兩義阡教諸軍習射月再按試前帥以官錢付親兵回易又撥東西兩莊令軍中自佃公捐其租息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若娶者給散有差定王臺遽一郡最高處向時元夕帥漕張飲其上諸營家揭一燈竿杪燦若萬星數夕乃止公榜罷之置贍軍典庫知壽昌

軍朱㝠建請飛虎軍永戍壽昌且欲併致其家口公力爭之朝廷不能奪江華縣賊蘇師軍去州十里敓人巢穴接賀州公檄廣西共討平之武岡守司馬遵不得軍情卒蔣宗等倡亂公劾去遵使僉判葉萁攝郡事授以方畧亂卒伏誅今上登極召赴行在未至除中書舍人兼侍讀改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辭免不允以寳慶初元正旦發長沙過家乞郡不允給告一月六月辛丑入對上迎勞曰久聞卿名公奏三

劉一修子道正家道立君道畧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
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
國而無此中夏而蠻貊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
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
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寳不
幸處天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
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狀灼
然本末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

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然興滅繼絕在陛
下耳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公奏陛下友愛之心
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
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
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
上曰亦是一時倉猝公奏此已往之咎臣所以言者欲
陛下益進學修德以掩前失二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
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

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歷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吕夷簡至忘仇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霅川之獄未聞有參聽於棘槐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所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均平則人莫得而議令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

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知怪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寛裕不欲其廹蹙曩者以訛言之籍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甚矣甚至於流竄焉殺僇焉都城之民揺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敏鋭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

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録願處伯成簡於内祠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又奏華髪耆德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撫字不聞叨憒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公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上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以袁守趙篏夫對御筆擢篏夫直秘閣

與監司差遣公手劄謝上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臣不能一時悉數以對乞廣加咨訪始公在道猶未聞濟邸之訃以書達時相謂必有寡聞淺見之人扡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聞其言至范村使左史楊邁來見問所欲言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公但唯唯洎入國門都人聚觀皆以手加額益見忌矣辭内制者四從之上移御清燕公因進讀奏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也仰瞻楹桷

俯視指墀當若二祖實臨其上又言陛下前所居處密
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也今宮閣之儀浸備以一
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上曰當察於微芒
公奏惟學惟敬可存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維持此心
益理欲相為消長篤志於學則聖賢雖遠常若與之從
容游處天下之樂何以過此上曰朕在宮中無他嗜好
止是觀書又奏古者終喪不處於內宜防微謹獨見先
帝於羹墻向者日侍慈明今其見有時宜益隆孝養又

奏先帝視朝常在卯辰之間臣侍螭陛下二年實所親見陛下視朝差晚上皆嘉納讀寶訓睦親門至涪陵公廷美卒具陳其所以然因奏太宗於秦王矜憐惻曲盡其至陛下所當法又誦太宗聖訓曰同氣之親不忍致於法又曰以廷美之惡豈當如此但骨肉之情有所不忍觀此則親親之恩不可以有罪廢上領之寧考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公爭於朝曰自漢文短喪至我阜陵獨出宸斷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以下益

未之有惜當時輔臣禮官不能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恨也迨紹熙甲寅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羣臣於易月之後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朔望時節朝臨奉慰皆衰服行事大祥始除有詔從之伲胄務反慶元初政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以會要諸書考之羣臣禫除從吉舊制也後易以升祔紹興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變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伲胄變甲寅之制是自遠而

之近自厚而之薄可乎哉先帝臨御三十年恩同天地
臣子號慟泣血未足洩哀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
魚鞍韉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所損朝儀何所妨即詔
行在職事官俟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行公既屢進鯁
言上虛心開納時相以其負人望有主眷屢誘怵以禍
福使附已公不為動乃與其黨謀逐公給舍王曁盛章
繳駁濟邸贈典且請追議其罪公便杜門求去殿中侍
御史莫澤疏語稍見侵公自請絀責章三上不允竟以

澤䟽除焕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宫辭不允以諫議大夫
朱瑞常䟽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䟽降三官先是
右正言李知孝論公首唱邪説以其章鏤榜播告天下
迨成大請加竄責上曰仲尼不為已甚時相雖怒不測
公竟獲里居上保全之也初從臣惟魏公了翁庶僚惟
洪玫功咨䕫胡評事夢昱與公議論畧同時相折簡言
路曰禮侍强辯不已洪魏和之胡尤無狀故論列交上
胡貶象臺公與洪公皆逐而魏公亦有靖州之行矣公

歸修西山讀書記以六經語孟之言為主荀揚諸子附焉諸老先生之言為觧經而發者附本章之注甲記曰性命道德之理學問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卷乙記曰人君為治之本人臣輔治之法凡二十有二卷丙記曰經邦立國之制臨政治人之方其書惟兵政一門先成丁記曰出處語默之道辭受取舍之宜凡二卷公自退居究心此書博覽精思手抄日數千言叢藁如山嘗謂門人曰人君為治一門告君之書也以范唐鑑為法如

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他日得逹乙覧死無憾矣又曰吾兵政一門古無此書天下方多事所以汲汲輯成之又取周程以來諸老先生之文摘其關大體切於日用彚次成編名諸老先生集畧凡七十有八卷又以後世文辭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集録春秋内外傳止唐元和長慶之文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後世辭雖工亦不録其目有四曰詞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名文章正宗凡二十餘卷盜起汀邵勢蔓延數郡公雖閒居

為倉漕二使者言陳倉部韡有文武才必辦此賊二使者言於朝其後蕩平閩冦本公謀起陳公之力也紹定辛夘慶壽恩復寶謨閣待制玉隆祠明年除薇猷閣待制知泉州再辭不允迎者塞洛陽橋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公曉士民曰太守去此十四五年雖泉山一草一木亦時入思再叨郡寄衰病本不能出念泉人相愛之深黽勉此來欲為此邦興利除害復還樂土之舊而已謂官僚曰其前帥長沙嘗以廉仁

公勤勉同官令所當勉無出於此令屬邑各以崇風教清獄犴平賦税禁苛擾四條揭之坐右海寇犯境遣左翼軍將官具旺破走之先是諸邑二税或預借至六七年永春德化二邑又燬於寇公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寛恤太驟公謂民困如此救之當如解倒懸吾寧以一身代其苦不以此爲悔也僚屬又鮮能任事無細大必躬親之每據案決訟自夘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以當大任公謂

郡計凋獘無力惠此民僅有政平訟理二事可勉苟有不加意即為不治之州矣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宗子僅三百餘人令漕司與本州均任其責朝廷歲給祠牒五十助焉乾道又益三十焉後屬籍日增漕司止撥舊額餘不復問祠牒亦不復給紹定末宗至三千三百餘又每歲錢米本州自備十四萬餘緡而一司官屬與宗學養士尚不與焉公奏郡不可為矣雖有才健之守智力無所施不過預借重催或抑都保代輸或估籍無罪

泉民憔悴為日已久惟朝廷哀憐詔歲給祠牒六十會
故相死上始親政除顯謨閣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撫使
明日詔歲賜泉州祠牒增四十馬七宮宗子為佛事以
祝聖壽公喜曰溫陵庶幾可為矣以端平初元正月赴
鎮戒屬部無濫刑横斂無徇私黷貨毋通關節慎任胥
吏州倉受輸斛取糜錢三百公減去六之五罷市令司
毋得以官價市物革閩縣里正督賦之害建福興泉四
郡貴糴乞回糴百萬倉米十五萬碩賑糶不俟報先發

福州常平米均糴下三州劔州常平米糴建州民未及饑食已沛然及上可其奏運吳粟補之海偷比歲從横島嶼之民凛不自保公預於險要增兵船給糧戒勵隅總厥後黠酋相踵禽殄襄閩方與北兵攻滅蔡城遣吏奏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黄河之議公憂之封上曰自有載籍以來與北邊共事者未嘗無禍而况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獘立見臣之所以甚

懼也新元以來進退用捨多協物情正塗方開善類吐氣尚能持以堅忍守以兢畏姦聲亂色不汨清明倖臣懿戚不竊威福廟堂常公而無私臺諫有直而無枉則慶歷元祐之治指日可致若乃釋樂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聽所喜之言而忘立致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願陛下審之重之毋使臣竊知言之名四月除權戶部尚書與廟堂書曰比者一二言事官之除識者以為四十年來所未有然正直之士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

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如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可不懼哉昔趙中令有顓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勳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若蔡若秦秉國之時則無此矣今天下孰不知丞相用心其何訾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又何傷焉時諸賢已盡收召公尚留外服上見羣臣屢問公安否而廟堂寄聲尤密公謝曰前帥半年而去郡

計已費支吾若其又忽忽而去此州益瘡痍矣士大夫行志奚分中外願假數月俾得展盡力辭不允丞相復書曰聞公素發私誓濟物願亟就道以副中外之望六月發三山邦人競為彩旗以送自譙門至舟次彌望數里不絶公歷一節四麾治以教化為先闢貢院增學廥江東祠范忠宣公長沙新賈傅廟晉譙王祠溫陵祠朱文公及林公攢蘇公緘於學而絀其不當祠者三山迎聘耆儒月臨講席所至必搜訪人物天下士鮮不及門

其所薦拔後為名公卿者不可勝數再辭新命不允九月己酉入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閫代去江淮出師取三京王師果潰於洛陽退守泗州公奏三劄一言令中原無主政是上天鑒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格天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否則天命將歸之他人臣向在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娱禽獸

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賄公行誅求旣廣民不堪命大盜相挻而起頼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室賄道而賄進者尚存懲贓吏而贓多者漏網江淮軍與調度騷然宜戒郡邑掊克停邊閫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皇天厭亂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

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令舉世所屬曽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濶塞下之備楞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堙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收斂韜實為主又言今日之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壊之後一藥之

誤代為庸醫受責矣競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
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廩廩向治惟羣賢自相矛盾
小人得乘之願平心商搉以前事為戒每奏上輒稱善
公言士大夫狃於舊習上曰往往革面而未革心公乞
選監司郡守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公巽謝又言恢
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卿所上
封事可見忠誠別疏進大學衍義曰近世大儒朱熹所
為章句或問備矣臣不佞思所以羽翼是書首之以帝

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其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人情者致知格物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配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有發明之論者録之臣愚一得之

見亦竊附馬輙因召對以獻因奏權臣之時欺罔成習
講筵官亦然臣記一日講官講易輙為姦言臣深不平
欲闢之又恐紛爭傷事體退而自咎若使程頤朱熹當
此必與之辯上愕然公奏陛下須做致知格物工夫於
天下義理無不通曉則姦罔之言自不敢進臣於是時
便欲纂集此書上裨聖學緣去國不果閒居八年方克
成書上喜甚曰此書便可進入衍義即乙記中人君為
治一門以唐鑑為法者上又問福建鹽法公奏此致冦

之本也福鹽遡流至劔邵又自邵遡流至汀既雜且貴所以汀人每私販廣鹽以其自潮梅來者頗近且潔白而廉故也販者千百為羣皆挾兵械官不能禁名曰鹽子實與盜無異臣叨閫帥深欲更張縁事屬漕司方與漕臣表甫商搉而臣與甫皆召還遂不及為公自三山過家醮於仙遊山其詞云既不敢矯激而近名亦不敢低徊而徇利惟厚集精誠庶幾於感悟而密陳忠益冀見之施行奏篇既出或疑其激烈不及前時公笑曰吾

老矣豈更效後生求聲名直須純意國事期於有濟矣

然至於啓沃經帷彌縫廟論則外廷固有不及知者乙

夘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再辭不允北朝遣王檝來

通問公言不可恃此緩於修備十月乙亥進讀大學章

句從公請也上曰自此望卿啟廸毋或有隱又問北使

来聞外議頗紛紛公奏兵交使在其間今或欲却絶或

欲拘留皆不可行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遂和之意却

不可信已夘進讀知至而後意誠章公奏非待知至方

誠其意大學必以知為首者須了然見天下之理此為善此為惡此為正此為邪則私意邪念自不敢發願陛下自今對儒臣論經史與大臣議政事若省閱章奏之際聖意有所未安不妨反覆論難考究須見得義理分曉可否利害明白方是格物方能致知上大悅曰卿所進衍義便就今日進讀公念進本已入禁中而經筵無別本即以未辦為對俄有內侍捧進本第一第二帙而前上曰已在此矣公再拜謝時以比司馬公自讀通

鑑云既展卷讀畢上問楮價日低皆是監司郡守不留意公奏物少則貴多則賤少減印造可也恐有以嚴刑峻法為言者切不可用上欣然聽納王檝言其國欲和公謂和之一字易於溺人遠則宣和近則金人皆殷鑒也檝離穹廬已久所得國主之語在吾國未進兵之前我既進兵在彼豈復更守前說自古未有受人之兵而不報者檝與劉溥鄒伸之諸人之語不無捏合惟其間有云丞相耶律楚材曾上平南之策與王檝議不合又

云李寔獻策北朝勸其先謀犯蜀順流下窺江南凡此
却似實語今朝廷於其語之涉虛者勿遽輕信於其語
之近實者深念而亟圖之時邊臣尚欲深入公言是以
前日之敗為未足而又求敗也又欲羈縻泗宿漣海壽
亳蔡息唐鄧諸郡公言新復之疆如的然可守尚恐敵
由他道擣吾腹心雖能塊守數城無救於敗況未必可
守乎又言淮西退師喪失最多蒙蔽不言宜早覈實填
補甲申進讀明德新民二條因及顧諟二字古注謂常

目在之朱熹深取其說陛下若知天無時不鑒觀人主雖欲一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可得又言陛下初懲贓吏戒苞苴一時悚動未幾又復玩弛未能作新士大夫何以新民北使久留公進吳越故事以諷畧曰言詞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卑設穽於康莊也斂兵遠去鷙鳥將擊之形也委地不爭芳餌致魚之術也上曰此說極是十一月癸卯進讀格物致知章言前日輕舉止見得理之一偏此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今若一

向退沮自安又墮一偏須知前日不合輕敵今亦不可畏敵論誠意章引詩人稱文王之德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漢成帝臨朝若神其在宮中則湛於酒色委政外家惟陛下法文王而鑒成帝焉辛亥進讀忿懥章引朱氏語上曰如此須如槁木死灰可也公曰不然聖人不能無喜怒哀樂但要因事而發不可先有此横在胷中若都無此四者則此心遂為無用之物釋老之學也論衛莊公唐明皇事曰莊公踈賢妃而昵嬖人明皇遠正

后而昵艷妃卒召禍亂願以二君爲鑒上亦動色癸丑
進讀修身在正其心章曰前王音有槁木死灰之問臣
退思之心當如明鏡止水不當如槁木死灰鑑明水止
體雖静可以鑑物是静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
如此若槁木不可生死灰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矣心
者所以具衆理應萬事委之無用可乎論繼絶世公條
陳古今甚悉末引漢宣帝封昌邑王賀詔曰骨肉之恩
析而不殊言雖有離析而無可絶之道臣恐同姓近親

豈無絕世而不祀者惟陛下訪問為置後焉巳未兼修
國史實錄院修撰壬戌進讀因言兵興之後三陲戍守
方嚴當此大冬隆烈之時窮閻委巷有饑凍切膚之慘
極邊絕塞有風沙眯目之悲願擇良吏賢將以拊綏之
癸亥以巳見求對言敵國讐我之深其思報也必力舉
兵愈緩則其為計愈工我方創艾前事幸其眞有愛我
之情豈不誤哉願自强以立國毋自沮以畏敵又言械
挾金使例冊自隨小使敢爾他日使介果至何以待之

又聞檝求金翠以媚其妻妾若從所請何異故相以侈服遺逆全之妻而兾其不叛也上笑曰此語極是未又奏乞用藝祖孝宗閱武故事以作士氣及遴揀朝士通明詳練者數人分治邊事凡三邊山川險要將帥能否士卒衆寡糧儲虛實各令討論廟堂擇而行焉因言先朝內帑專佐軍費近臺臣李鳴復郎官鄭寅各論此事乞行其言置局考覈爲犒師之備十一月丁丑進讀畢乞御宸翰諭邊臣飭備因言神宗留意邊事夜御燈火

作書賜邊臣上曰高宗孝宗亦如此公奏孝宗於民事亦然臣歷數郡皆有孝宗親筆石刻或問麥禾或問曽無雨雪或問街市有無遺棄嬰兒孝宗一念止在生靈故勤勤訪問願陛下以為法辛卯進讀大學末章引董仲舒之言曰皇皇求仁義大夫之意也皇皇求財利庶人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君子之事也負擔小人之事也居君子之位而為小人之行故相彌遠事也位冠百司而鬻賣朝廷之官爵貴極人臣而攘奪平

民之貲產貪風扇於上汙俗成於下舉世之人皆趨於
利平居則欺君以自售張禹孔光之於漢是也有難則
賣國以自全華歆陳羣之附魏張文蔚楊涉輩之從梁
是也甚者不奪不饜如莽操之所為故大學於末章明
義利之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之辨惟明主在上亟思
有以返之又奏已見論致壽之道五一無逸則壽二親
賢則壽三以孝奉先則壽四仁則壽五有德則壽末言
仙經萬卷不如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

之兩語時近天基節故公有此疏二年元日太史占風有兵起之兆公言襄黄昇楊制閫釁隙浸萌此大可慮宜勉以廉藺李郭之事又言河北州郡非北兵北將不可守宜抽回南兵厥後邳徐諸郡失守唐鄧亦繼叛卒如公言丙辰進讀奏已見言風起乾位月犯太白皆為兵象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夫無不敬思無邪陛下筆之宥坐者也若敬焉而有以害之正焉而有以汨之雖玉音時發於口金書日接於目非實也用人聽言

陛下嘗詔之百辟者也若禮之而所緼不及究容之而所陳不盡施雖夔龍之武日接於庭鳳凰之鳴日聞於耳非實也惟陛下本之心修之身推之於事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觀美者又乞命兩判近臣或兩省都司官二三人看詳端平以來奏議掇其要語各從其類凡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繼今臣下章奏悉從此法陛下與大臣擇焉上嘉奬之又曰近觀卿所上致壽劄子可見愛君與張九齡

同意又曰士大夫少任責者公曰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又問有稱職者否奏曰詞臣中惟臣袁退如趙汝談洪咨夔吴泳皆稱職又臺諫亦多稱職上曰卿真心體國朕所嘉歎又曰煩卿典領文闈清宿弊收實才公遜謝又曰科舉之弊極矣如傳義挾書不可不革又曰致君澤民卿之素志俟典舉畢當大用卿欲退上留者三既歸得旨宣諭卿所論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已御書九齡進金鏡事一軸賜卿公奉表謝已未差知禮部貢

舉公先有劄子論文弊乞專以醇正質直取士其涉詭怪者黜之是歲場屋始嚴空疏不學者多望風而去挾書絶少公旦起必焚香禱天願得忠良平實之士豪傑俊異之才考校必合論策以觀器識其間有諷切時賢者公批其卷云諸賢當為法受責向時知舉皆先立已見定高下去取惟公使參詳檢點各自伸其見然後徐徐蔽以議論之公所取多老成實學困於場屋者拆號同侍郎咨夔王殿院遂奏事乞於科舉之外訪求遺逸

三月戊戌感疾謁告乙巳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勑令經武要畧再辭免不允詔曰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瘉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黄門召見卿矣乞祠御筆再給一月已丑三乞祠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不允五月甲午疾亟乞謝事自中大夫轉一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是夕薨年五十八公氣體素强然勤勞平日

不能自逸非窮理著書即憂念世事晚守泉福劬悴滋甚觸暑趨召道中刋修衍義雖閉户服藥舉筆流汗不以為疲禮闈攷閱數覺頭旋初不經意出院賔客雲集新進士來謁人人與為禮得疾之日猶對容至暮二鼓後風眩忽作病中猶夢與鄭左司寅論楮幣既而小愈延講官徐君清叟至卧内令於上前求去上固留之且屢對大臣講讀官問公疾今何如憂見玉色丞相數遣人諭上㫖公感上眷遇故不敢決去每指心言曰天知

此心無一點富貴之念屬疾兩月日常冠帶坐起易簀
猶神爽不亂遺表聞贈銀青光禄大夫上震悼輟朝士
大夫無親疎遠近莫不相弔都人往往失聲痛惜如元
祐之喪涑水公也喪歸八月壬寅葬於縣南十五里珠
林配建安郡夫人楊氏大中大夫圭之女公方丱角太
中公竒其風骨許以夫人歸焉翁婿恩義甚篤後同擢
第夫人尤賢先公二十四年卒子志道承事郎新監南
劍州税務孫某公内行卓至於倫紀最隆奏薦先弟後

子弟德林猶子似道覆道皆公所任也自豫章歸未有
居室先築精舍以奉先塋作睦亭自記之曰凡人所為
薄於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誠知其出之本
一則雖由衰焉而功自功焉而緦由緦焉而至於無服
之親譬之巨木百圍枝葉雖踈而根榦則一豈容以異
觀哉事嫠姊𤘽孤甥里中老病乏絶待公舉爨者常數
十人律己清苦雖貴無餘貲自長沙歸始得粤山新居
又越數年廳廊乃具學易齋共極堂俱甲樸無華飾負

郭薄産皆出玉堂俸賜後出藩入從無所增益常以廉儉誨子作楮衾銘焉公少以文詞獨行中朝所草大詔令温厚爾雅尤為樓公鑰重立螭以後言議出處動關世道諫書傳四方名節暴當世三十年間天下莫不以為社稷之藎臣道德之宿老故於其為學士也惟恐其不秉政既得政惟恐其不久於位皆曰道之將行斯世之欲平治矣而天遽奪之烏虖悲夫公博極羣書而積勤不已望臨一代而執謙愈甚聞人之善忻悦奬諭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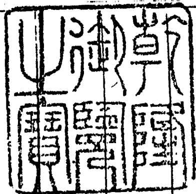
以為不及也聞人不善顰蹙歎息猶兾其能改也故君子宗之小人亦信伏焉甞以窮理致用四字勉學者有新第者請益公曰讀好書做好人而已每謂其徒曰一生短千載長不欠名位止欠徳業公之學本於誠敬因孟子夜氣之說而知旦晝所為其本在夜故操存之功於夜尤嚴必齋必肅如臨君師作夜氣箴焉中年猶謂戒謹恐懼之意多而優游泮奐之意少乙酉退閒探道專一始覺清通和樂八牕玲瓏常曰天壤之間横陳錯

布無非至理雖有道者不待窺牖而燦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睹也晚集聖賢之語為心而發者曰心經作賛焉畧曰意必之萌雲卷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蕃公之所造至是深遠矣其記矩堂之言曰始吾患隸於己者之不忠也故立朝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患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居官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為

長吏必思所以通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帥一道而於使者之道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毫髪干焉大家而侵細民吾嘗不直之故於鄉黨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公之直内以方外如此自出身事主忠國愛民纒綿固結不以進退易慮每謂近代名鄉如了翁梁溪皆以得喪榮辱為虛幻而以濟時及物為真實自泉而福則恨不得盡力以謝泉人自福造朝又恨

未有以及一路天子將舉國以聽之矣而公則曰諫行言聽雖為從臣可也忘身徇國終始如一非至誠而能若是乎公生後於朱文公而自謂受先生罔極之賜資深守固異說不能入晚歲論文尤尚義理本教化於古令之作視其格言名論多者取焉若徒華藻而於義無所當者不録也所著書外有西山甲集若干卷對越集若干卷翰林詞草二卷其政事則有江東救荒録若干卷清源雜志若干卷星沙雜志若干卷公既奏上思之

不置御筆令有司議論以聞於是志道次年譜來曰治
命也子必毋辭乃剟其關繫當世安危治亂之大者著
於篇上之太常若夫公之嘉言懿行善政遺愛葢有不
勝書者門人高第散在四方各有記載云謹狀



後村集卷五十